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 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1]

王世达

【内容提要】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关键词】印度 美国 “印太战略” “四边安全对话” “印太经济框架”

【作者简介】王世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3) 01-0072-25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立全方位的中印战略互信研究”(19ZDA139)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随着美西方国家出台和落实“印太战略”，并在该战略框架下高度重视印度的地缘政治权重和双 / 多边合作，加之彼此在经贸、安全等领域存在客观需要，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建立了空前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并在诸多领域展开一系列实质性合作。笔者认为，自 1947 年印度独立以来，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前二十年，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未如当前一样密切，双方关系已经处于历史最好水平。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引发国际政治和地缘格局剧烈调整。围绕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应对，印度与美西方国家产生了严重分歧，印拒绝追随美西方国家政治上谴责孤立、经济上封锁制裁俄罗斯，相反与俄罗斯仍保持高水平的政治互动，并拓展在能源、防务等领域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考察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将梳理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分析其动力和影响，并展望双方关系的未来方向。

一、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关系空前密切

所谓“西方国家”（Western countries），定义不一。其概念根源于希腊文明、古罗马以及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扩张而形成当今西方世界，是人口以白人为主、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1]基于此，有观点认为，该术语主要指欧洲、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国家。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是指西方意识形态占主流的国家，主要是五眼联盟国家（讲英语、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欧盟国家（包括 27 个成员国）。不同定义各有依据和合理性，为了方便行文和界定研究对象，本文采用后者。在这一语境之下，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即为印度与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国

[1] 维基百科：“西方世界”，<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4%B8%96%E7%95%8C>。

家以及欧盟国家（以下简称“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政治层面，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建立并持续密切战略协调

首先是美国。印度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文件将印美关系定位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通过贸易、投资和互联互通促进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1]美国公开支持印度崛起为全球领先大国和重要合作伙伴。自拜登（Joseph Biden）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其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已经举行两次面对面会晤。需要指出的是，印美建立了数十个双边对话和工作组机制，覆盖了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2+2”对话机制是两国首要的经常性沟通机制。2022年4月，两国举行了第四轮“2+2”对话。印美其他双边对话和工作组机制包括：反恐联合工作组、战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SEP）、气候行动和金融动员对话（CAFMD）、网络对话、民用空间工作组、教育和技能发展工作组、贸易政策论坛（TPF）、国防政策小组和禁毒工作组等等。此外，印美在全球和地区组织或平台上相互支持配合。美国国务院官方文件显示，印美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东盟地区论坛（AR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保持沟通和配合。印度是“环印度洋联盟”（IORA）的重要成员，而美国则是该联盟的对话伙伴。2021年，美国加入了印度倡导发起的“国际太阳能联盟”（ISA），该联盟于2018年3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成立，承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最高水平的清洁、可负担和可持续能源；202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成为“抗灾基础设施联盟”（CDRI）理事会的联合主席，该联盟系印度总理莫迪2019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起成立，印度是常任联合主席。

其次是欧盟。欧盟官方文件强调：印度和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实体，双方在保护和促进人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效的多边主义、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Relations With India,”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india/>.

可持续增长和自由贸易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承诺。^[1]为落实这一关系定位，印度与欧盟建立了年度首脑峰会机制，并将其作为发展印欧关系的基石。该峰会为双方就一系列广泛问题进行讨论和协调提供了重要平台，成为双方密切政治沟通和配合的核心机制^[2]；2000年，首届峰会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为印欧伙伴关系制定了路线图；第五次峰会则将双方关系擢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第六次峰会通过了旨在做实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行动计划》；第十五次峰会通过了《印欧战略伙伴关系：通往2025年的路线图》。2022年以来，英国时任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等政要密集访印，凸显双方关系之紧密。印度总理莫迪亦访问德国、丹麦和法国等欧盟国家。4月，冯德莱恩访问印度时表示，“与欧盟建立紧密关系符合印度战略利益。对于欧盟来说，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加强这一伙伴关系也是欧盟的优先事务。这源于印度和欧盟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双方未来战略合作涵盖贸易、可信赖科技和安全诸多领域，并将联手应对其他治理模式的竞争和挑战。”^[3]

除提升双边关系和就国际议题进行合作之外，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印太”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明显提升。2006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美日印澳四国建立战略安全对话机制的设想。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官员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举行首次安全对话，讨论四方安全合作方案。此后，因日本、印度政局发生变化等因素，该安全对话陷入停滞直至2017年。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官员在东亚峰会前夕召开四边司局级磋商

[1]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Factsheet: EU-India Relations,”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factsheet-eu-india-relations_en.

[2] Ibid.

[3] 《欧盟努力拉拢印度 冯德莱恩呼吁深化合作》, <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E5%8A%AA%E5%8A%9B%E6%8B%89%E6%8B%A2%E5%8D%B0%E5%BA%A6-%E5%86%AF%E5%BE%B7%E8%8E%B1%E6%81%A9%E5%91%BC%E5%90%81%E6%B7%B1%E5%8C%96%E5%90%88%E4%BD%9C/a-61595251>。

会议，这被国际媒体广泛解读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死灰复燃。此后 2017—2019 年间，四国举行了多轮司局级会谈。在印度的认可和推动下，四国还举行过多轮外长会晤。2021 年 3 月—2022 年 5 月，四国共举行了 4 次线上、线下首脑峰会。当前，“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可谓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就“印太战略”密切配合的可见度最高、最扎实的合作成果。

（二）经贸层面，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从经贸投资往来升级为产业链和互联互通合作等新锐领域

首先，双边贸易和投资持续增加。2021 年，印美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1570 亿美元。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许多美国公司将印度视为重要市场，并寻求扩大业务。同样，印度公司也寻求增加在美国市场的影响力。截止 2020 年底，印度在美国的投资总额为 127 亿美元，为美提供了 7 万多个工作岗位。在美国的近 20 万印度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高达 77 亿美元。^[1]

印度与欧盟的贸易投资规模虽不及美国，但体量不小。在贸易方面，2020 年，印度与欧盟商品和服务贸易额达到 955 亿美元；2021 年，欧盟是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占据印度同年对外贸易总额的 11%；欧盟已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占其出口总额的 15%。在投资方面，截止 2020 年欧盟对印度投资达到 870 亿美元，其中“欧洲投资银行”（EIB）在印度投资 38 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项目；在印度经营的欧盟国家公司多达 6000 家，创造了 170 万个直接就业机会和 500 万个间接就业机会。^[2]此外，印欧 2021 年重启停滞多年的自贸协定谈判，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市场准入措施，启动协商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地理标志协定，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加强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协调与配合。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d, “U.S. Relations With India,”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india/>.

[2]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Factsheet: EU-India Relations,”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factsheet-eu-india-relations_en.

其次,启动产业链价值链融合。2019年4月,美国宣布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启动“经济繁荣网络”(EPN)计划,通过加强与该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推动美国企业等撤离中国,以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并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此后,印美出台系列政策以配合该计划,着力推动在华美企向印度转移。印度政府曾于2020年5月宣传,千余家美企将从中国迁往印度。^[1]但实际情况是,撤离中国的美企非常有限,撤离后也并未选择落户印度。2020年9月,印度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出台“供应链弹性倡议”(SCRI),试图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构建所谓的新供应链网络。2022年5月,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倡议,该框架被视为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来,加强与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最重要举措之一。该框架目前共有14个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等国。印度对于该框架表态积极,不仅第一时间决定加入,还屡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就此表示,印度与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上密切合作,有利于推动两国经济更加紧密相连、更具弹性、更清洁和更公平。同年7月,美国主导召开“供应链部长级论坛”,与印度、英国、欧盟等伙伴合作以“减少对供应链的破坏与干扰,增强供应链韧性”,密切供应链合作。^[2]

第三,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2019年11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提出“蓝点网络”(BDN),主张“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合作,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提高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的质量和可信任度”。该计划并不提供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是“对基

[1] “India Looks to Lure More Than 1,000 U.S. Companies Out of China,”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economy-finance/india-looks-to-lure-more-than-1-000-u-s-companies-out-of-china/>.

[2] “India adopts US’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current-affairs/india-adopts-us-joint-statement-on-cooperation-of-global-supply-chains-122072100101_1.html.

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评估和认证，促进印太地区和全球范围以市场为导向、财务透明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1]与之类似，印度也与欧盟启动了新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2021年5月，印欧宣布建立欧盟-印度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承诺联手促进透明、可行、包容、可持续、全面、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建设方式，决定建立“可持续和全面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在该伙伴关系框架下，印度和欧盟将联手“在遵守国际准则的基础上推动可持续的互联互通项目”，尤其关注互联互通项目的社会、经济、财政、气候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并确保项目的透明和良好治理。印度和欧盟还着手提升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确保双方在与各自伙伴国合作时相互协同、互通有无。^[2]2021年12月，欧盟出台“全球门户倡议”（Global Gateway），“在全球范围提振数字、能源、交通领域的智能化、绿色化安全连接”。为此，欧盟委员会决定2021—2027年间拨款3000亿欧元^[3]用于支持互联互通项目，并明确提出支持印度等“关键印太国家”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就此，法国驻印度大使表示，“全球门户倡议规模巨大。鉴于欧盟对于‘印太’和印度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印度能从该倡议中获益丰厚”。^[4]2022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指出，印度尤其可以在气候保护、能源生产以及数字科技等领域从“全球门户倡议”资金中获益。^[5]

[1] “The Launch of Multi-Stakeholder Blue Dot Network,” <https://www.dfc.gov/media/topic-press-releases/launch-multi-stakeholder-blue-dot-network/>.

[2] European Council, *EU-India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 May 8, 2021, p.1.

[3] Rahul Kamath,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 relationship yet to achieve its true potential,”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and-the-european-union/>.

[4] “India could get a chunk of EU’s Euro 300 billion fund under Global Gateway scheme: French envoy,”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articleshow/94741137.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5] 《欧盟努力拉拢印度 冯德莱恩呼吁深化合作》, <https://www.dw.com/zh/%E6%AC%A7%E7%9B%9F%E5%8A%AA%E5%8A%9B%E6%8B%89%E6%8B%A2%E5%8D%B0%E5%BA%A6-%E5%86%AF%E5%BE%B7%E8%8E%B1%E6%81%A9%E5%91%BC%E5%90%81%E6%B7%B1%E5%8C%96%E5%90%88%E4%BD%9C/a-61595251>。

（三）安全层面，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实质性升级，并出现相互协调配合、连点成面的趋势

首当其冲，印美安全合作获得实质性提升。印度已与美国签署四项基础性安全合作协议，分别为：2002年，印美签署《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GSOMIA)，确保两国能够共享军事情报，并保护对方机密信息。2016年8月，两国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便利两军在联合训练、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军事行动中相互提供燃料、零部件等防务后勤支持，印美可以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和维修，美军战机和军舰在必要时可使用印度的机场或港口。2018年9月，印美在首次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对话时签署了《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便利两军通过加密通讯进行数据共享，提升两军主战装备之间的相互通联性，并为美国向印度出售高端军事装备扫清了法律制度层面的障碍。^[1]2020年，印美签署《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印度据此可与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交换非机密、受保护非机密地理空间、地形、航海和航空数据。^[2]上述四项协议被美国视为“促进与伙伴国军事合作的常规工具”。

在这一背景下，印美具体安全合作持续升级加码。2016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给予印度“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地位。该地位与美国“非北约主要军事盟友”待遇相仿，旨在将美国对印度的防务贸易和技术转让提升到其亲密盟友的水平。2018年7月，美国授予印度“战略贸易授权-1”地位。印度据此不经审核就可购买美国相当大范围的高科技产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所(SIPRI)2020年3月报告显示，2015—2019年，美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进口来源国。^[3]印度从美进口的武器包括P-8I远程

[1] 王世达：《论防务合作对印美“印太战略协调”的推动作用》，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

[2] Wikipedia, “India -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

[3] “India was world’s second-largest arms importer in 2015-19: Report,”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arms-imports-from-russia-decreased-in-2015-19-due-to-drop-in-india-sales-report-11583772984894.html>.

反潜机、C-17运输机、C-130J运输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海鹰”海上通用直升机、“海上卫士”远程无人机等。同时，两军互动频繁。美国是当前与印度举行军事演习最频繁的国家，各军种间均已建立固定演习机制。此外，印美外长和防长“2+2”对话机制持续拓展两国安全合作领域。例如，2022年4月，印美举行第四轮“2+2”对话，印度决定加入“联合海上部队”（CMF），重申加强两军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国防技术合作、后勤行动等方面合作，并签订《空间态势感知谅解备忘录》。^[1]

近年来，印度还密切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2021年9月，印度与澳大利亚举办首次外长和防长“2+2”对话，就阿富汗问题、国际反恐、国防合作伙伴关系等达成系列合作意向，乐见进一步推进两国安全协调，互邀参加本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并就密切两军后勤相互支持、提升海域态势感知领域协作、拓展网络和太空等新领域合作达成共识。^[2] 鉴于印度已经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三国签署后勤相互支持协议，这为美日印澳四国军队彼此后勤支持和补给扫平道路，不仅便利四国军队展开联合军事行动，更为四国防务合作网络化提供制度和物质基础，强化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实质内涵。^[3]

印度一直将欧盟国家作为重要武器来源方之一，法国、德国、瑞士、比利时都曾向印度出口武器。印度空军至少装备了“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美洲豹”攻击机三款欧洲作战飞机。近年来，印度与欧盟安全合作从囿于武器装备买卖向新领域拓展。2021年1月，印欧举办了首次海上安全对话，讨论双方在海域态势感知、海上能力建设和联合海军行

[1] “Fourth Annual U.S.-Ind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https://www.state.gov/fourth-annual-u-s-india-22-ministerial-dialogue/>.

[2]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Joint Statement on Inaugural India-Austral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joint-statement-inaugural-india-australia-22-ministerial-dialogue>.

[3] 王世达：《论防务合作对印美“印太战略协调”的推动作用》，载《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

动等方面的合作。2021年6月，印度与欧盟在亚丁湾成功举行联合海军演习。2022年2月，印欧举行第二次海上安全对话，聚焦海上安全环境变化、欧盟的印太合作战略与印度的“印太海洋倡议”对接、双边海上安全合作以及处理国际海洋安全问题的区域倡议等。^[1]2022年6月，印度与欧盟举行首轮安全和国防磋商对话，回顾梳理了过去数年双方防务合作开展情况，就欧洲、印度周边以及印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强调要继续推进海上安全对话，承诺提升双方在海上安全问题的协作力度、强化在印度周边地区落实欧盟的武器出口管制条例、推动联合研发和生产武器装备。^[2]

二、动力与原因分析

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关系获得长足进展，在政治互信和战略协调、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合作、联手推动互联互通、安全协作及多边合作等领域均取得了实质性成果。这主要源于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增多，互相倚重。

（一）战略上，“印太战略”是促使双方走近的最大推动力量

对印度而言，借迎合“印太战略”调动大国博弈，可增强自身战略权重，获得更多实际好处。印度认为，“印太”概念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放入同一个地缘范畴，消除了亚太概念对印度的排斥。早在2009年，印度前海军司令、海军上将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就在当年香格里拉对话会（SLD）上表达对亚太概念的不满：“印度人始终感觉‘亚太’这个概

[1]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econd EU-India Maritime Security Dialogue,”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econd-eu-india-maritime-security-dialogue_en.

[2] “India, EU hold first-ever security, defence consultations,”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india-eu-hold-first-ever-security-defence-consultations/articleshow/92165767.cms>.

念将印度排除在外。亚太概念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往西到马六甲海峡戛然而止，并不包括印度。然而，马六甲海峡以西却有另一个世界。”^[1]印度国内首位系统性梳理印太概念的前海军上校卡拉纳（Gurpreet S. Khurana）也认为：“印太概念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连为同一个地理单元，这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2]然而，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区域性国家，仅凭本国之力在全球舞台上宣传印太概念，力有不逮，难以服众。相比而言，美日印澳四国总人口达 18 亿，约为全球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四国 GDP 约占全球 GDP 总量的四分之一，每年对外投资高达 3800 亿美元，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四分之一。^[3]印度与美日澳就“印太”联合发声，显然能更有效推动印太概念的传播和落实。

对美国而言，“重视印太”和“扶印制华”已经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政府的既定策略，近年来进一步得到明确和加强。2022 年 2 月，拜登政府出台《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印太行动计划”十点纲领，将印度定位为“志同道合的伙伴”“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四边安全对话及其他地区机制的驱动力量”“地区增长和发展的引擎”等，强调“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4]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出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印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又是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中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印太地区从未如此重要，也从未如此需要美国的存在”；“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中国是唯一有意愿和能力以符合自身利益方式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中国还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5]为此，

[1] “Trump’s New Cold War Alliance in Asia is Dangero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post/wp/2017/11/14/trump-asia-trip/>.

[2] “Indo-Pacific? Not from Where China Is Sitting...,”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indo-pacific-idUSKBN1DA1YH>.

[3] Jeff M. Smith, “The Quad 2.0: A Foundat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22.

[4]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16.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8.

美国将“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置于其区域战略的首位，重申印度的“主要防务合作伙伴”“意识形态伙伴”定位，以美印合作共同推进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之共同愿景”^[1]，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美印以（色列）阿（联酋）（I2-U2）列为重要合作机制。^[2]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哈什·潘特（Harsh V. Pant）对此评论称：“当前，印度对于美国‘印太战略’具有极端重要性——印度是美国在更大的‘印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建立稳定的力量平衡之关键，尤其是在资源紧张时期，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需要像印度这样的合作伙伴支撑其在印太地区不断下降的信誉。”^[3]由此可见，美国有意通过整合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体系强化对华竞争，其核心就是拉拢印度。

对欧盟而言，其在印太问题上地缘博弈色彩相对较淡，重在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经贸、价值观、通道等关键利益，并着力提升欧盟的全球地位。首先，欧盟认定在印太地区拥有重大利益。2021年9月，欧盟出台“欧盟版印太战略”——《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该战略称，印太地区与欧盟联系紧密，欧盟最外围的地区以及部分成员国的海外领土就位于此。该地区人口约占世界五分之三，GDP约占全球60%，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并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前沿。该地区包括7个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以及东盟这一重要的欧盟合作伙伴。因此，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人口和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塑造国际秩序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对欧盟的战略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欧盟是印太地区最大投资者、主要发展合作提供方以及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双方贸易额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理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占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70%以上，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60%以上。该地区是欧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38.

[2] *Ibid.*, p.12.

[3] Wikipedia, “India–United States relat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a%E2%80%93United_States_relations.

欧盟十大贸易伙伴有四个位于此地区。此外，对于欧盟对外贸易至关重要的关键水道，如马六甲海峡、南海和曼德海峡等也位于印太地区。

其次，欧盟认为印太地区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指出，印太地区的动态调整导致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加剧了贸易、供应链、技术、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紧张局势。^[1]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主要经济体韧性构成严峻挑战，暴露了欧盟和印太伙伴的高度相互依存。其次，围绕有争议领土和海域产生的紧张局势持续发生，相关地区国家大力推进军力建设，印太地区在全球军事支出中的份额从2009年的20%增加到2019年的28%。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区域热点地区展示武力行动、紧张局势升级等，都可能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产生直接影响。此外，阿富汗变局以及随后爆发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表明，印太地区重大事件直接影响欧洲安全。^[2]

第三，欧盟始终高度重视价值观利益，并体现在《欧盟印太合作战略》中——“不公平贸易和经济胁迫不利于建立一个基于透明贸易规则的全球公平竞争环境，并加剧了贸易、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紧张”。正是基于以上利益和威胁认知，欧盟不断提升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2022年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印时明确表示，正因为保持印太地区的开放和繁荣符合欧盟利益，欧盟才持续深化与该地区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同印度和东盟。

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重视和拉拢力度。危机爆发后，美国带头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

[1]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4709.

[2] 《〈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解析（一）：印太愿景将在七大领域中体现》，<https://www.rfi.fr/cn/%E4%B8%93%E6%A0%8F%E6%A3%80%E7%B4%A2/%E5%8D%B0%E5%A4%AA%E7%BA%B5%E8%A7%88/20211023-%E6%AC%A7%E7%9B%9F%E5%8D%B0%E5%A4%AA%E5%90%88%E4%BD%9C%E6%88%98%E7%95%A5-%E8%A7%A3%E6%9E%90-%E4%B8%80-%E5%8D%B0%E5%A4%AA%E6%84%BF%E6%99%AF%E5%B0%86%E5%9C%A8%E4%B8%83%E5%A4%A7%E9%A2%86%E5%9F%9F%E4%B8%AD%E4%BD%93%E7%8E%B0>。

涵盖经贸、金融、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全方位制裁，并在联合国屡次动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友政要频繁访问印度，试图劝说印度加入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阵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访印，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领导人峰会，劝说其改变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当月，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与莫迪举行视频对话，同样瞩目乌克兰危机议题。

（二）经济上，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各有所求，各取所需

长期以来，印度渴望从美西方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谋求发展成为排名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以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印度经济的一个显著短板就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一直不高，远不如服务业发展迅速。为此，印人党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口号（Make in India），计划大幅提升制造业占GDP比重，并预期将创造1亿个工作岗位。但事与愿违，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从2011年占比30.16%降至2021年的25.87%。^[1]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重创印度经济。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20—2021财年GDP缩水高达6.6%。^[2]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还暴露了印度制造业对中国中上游产业的严重依赖。2020年初新冠肺炎蔓延影响中国，导致中国部分产业一度陷入停滞，这对印度相关产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根据印度官方2020年统计，印度20%的汽车零部件进口、70%^[3]的电子产品进口、70%的原料药进口和45%的耐用消费品进口依赖

[1] “India: Distribu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cross economic sectors from 2011 to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1329/distribution-of-gross-domestic-product-gdp-across-economic-sectors-in-india/>.

[2] “India’s GDP Contracts 7.3% for FY 2020–21, Grew By 1.6% in Q4,” <https://www.thequint.com/news/india/gdp-growth-for-financial-year-2020-21-government>.

[3] Money Control, “How Dependent is India on China? Here is What Trade Data Reveals,” <https://www.moneycontrol.com/news/business/moneycontrol-research/how-dependent-is-india-on-china-here-is-what-trade-data-reveals-5346201.html>.

中国。^[1]印度政府对此非常担忧,出台了本土化生产、进口来源多元化等措施,希望减少对中国产业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合作显然可以助力印度当局实现上述目的。在产业分工上,印度与西方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存在一定互补性:美国拥有市场、资本和技术;欧盟和日本拥有技术和相对雄厚的资本;澳大利亚能源矿产资源丰富;而印度有一定的制造业承接能力、劳动力和市场,彼此合作有可能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闭环产业链分工。

事实上,早在2019年,印度就曾采取措施减少对产业的依赖。2019年6月以来,印度政府采取了封禁中国手机APP、限制中企投资等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此举措一出,仅相隔一个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就公开表态,鼓励印度减少对中国的产业依赖并构建自主产业链,还承诺提供支持。^[2]当月,印度大财阀信实集团宣布旗下的电信公司JIO不再使用华为的设备。随即,该公司从脸书、谷歌等美国科技企业拿到了100多亿美元的融资。这强化了印度的认知——从中国失去的,完全可以从美西方国家获得补偿。

对美西方国家而言,通过扶持印度部分取代中国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确保其供应链“安全”,同时开拓印度这一全球唯一尚未开发的10亿级人口规模的巨大市场则是其核心经济诉求。2022年11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第九次美印经济和金融伙伴关系会议上表示,印美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还有助于支持整个印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印美密切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有利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水平提升等系列全球经济挑战。印度参加“印太经济框架”、美国推动对印“友岸外包”

[1] “Self-reliant India: Which Sectors Depend on Imports, and Which Do Not,”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self-reliant-india-which-are-the-sectors-dependent-on-imports-which-are-not-6408407/>.

[2] Neha Arora and Aftab Ahmed, “Pompeo urges India to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usa-china-idUSKCN24N213>.

等措施利于“增加供应链弹性”。^[1] 欧盟则认为，欧盟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加强与印度等重要地区方的合作，可以缓解自身经济压力和挑战，助力欧盟实现“21世纪成为全球力量”的雄心。

（三）安全上，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合作符合彼此战略利益

对印度而言，可借助美西方国家先进装备加速强军进程，并“挟美西方以自重”，弥补自身实力不足。在强军方面，印度历来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但本土设计和制造现代化作战平台能力孱弱，严重依赖外购武器装备。出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多重原因，印度外购武器对象除了俄罗斯之外，基本上就是美西方国家。以印度首艘国产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INS Vikrant）为例，该舰虽号称国产，但实际上却是“万国牌”，其最早设计方案由意大利提供，动力系统来自美国，传动系统由德国制造，雷达系统来自以色列，电力系统由芬兰供应，舰载机则由俄罗斯提供。可以说，除采用俄制舰载机之外，该航母几乎所有核心部件都来自美西方国家。

此外，印度将与美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作为对华讨价还价的筹码。众所周知，印度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均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建国后因为领土争端与巴基斯坦爆发过三次战争，并于1962年爆发中印边境冲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印实力差距有所扩大。印度当局对此非常焦虑，担心未来两国国力、军力差距进一步拉大，更无端揣测中国在取得绝对实力优势后会采取单边行动解决边界问题。近年来，印边防部队经常在边境地区制造一些摩擦，如2017年6月中印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对峙事件，以及2020年6月15日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国外交部就洞朗事件明确表态，“中印边界锡金段是双方共同承认并已被遵守了127年的已定边界，双方就此从来没有纠纷。此次事件的本质是印军非法越过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领土”，因此“责任完全在

[1] “Economic, financial ties a critical part of U.S.-India partnership, says Yellen,” <https://www.thehindu.com/business/Economy/economic-financial-ties-a-critical-part-of-us-india-partnership-says-yellen/article66123885.ece>.

印方”。^[1]然而，在印度看来，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中印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边缘，更暴露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为了弥补实力的不足，印度外交政策加速从此前在中美之间保持所谓某种动态平衡转向迎合美国的战略拉拢。2017年11月，印度一改此前对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谨慎甚至反对态度，同意与美日澳官员在东亚峰会前夕召开四边司局级磋商。除此之外，印度还希望在自认占据优势的印度洋方向联手美西方国家向中方施压，企图以陆海联动迫使中方在边界问题上让步。印度媒体披露，在2020年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爆发后，印度海军迅速加强了位于马六甲海峡西侧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兵力部署，并针对马六甲海峡以及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路线强化巡逻，监视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印度海军甚至“低调”向南海派遣了海军舰艇，在南海水域收集他国军舰行踪，并通过加密通信系统与美国海军舰艇保持持续联络。当年11月，印度与美国、日本举行年度“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并时隔13年再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其“挟美日澳以自重”的意图明显。^[2]

对美国而言，有意通过支持印度成为“地区净安全提供者”减轻自身安全负担，同时强化针对中国的力量部署，并拓展印度这一全球最大的军火市场。美国著名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曾就强化美印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专门刊文称：印度洋地区是连接中东、欧洲、非洲、南亚以及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最重要贸易走廊之一。自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力量，美印已逐渐接受了彼此的存在——美国将印度在印度洋的存在视为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维护者，尤其是在确保维护航行自由、海上航线安全方面，因此支持其成为“印度洋乃至更大地理范围的净安全提供者”。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中印地缘政治博弈趋于激烈。鉴于印度和中国都无意发动军事冲突，故能否保持广泛战略存

[1]《外交部谈中印洞朗对峙：责任完全在印方，中方不会做任何妥协》，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24日。

[2]王世达：《对华搞“围魏救赵”？印度莫犯糊涂》，载《环球时报》2020年12月3日。

在以及及时、足够的行动能力就成为争夺印度洋有利地位的关键。印度优势在于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海上经验相对丰富，但海上军事能力严重不足。若中国得以在印度洋关键节点实现持续存在，并通过高频海上行动在短期内获得丰富行动经验，势必挑战印度的海洋优势地位。正因如此，美印安全合作重点并非陆上，而是印度洋海空方向。美国应有针对性地帮助印度海空军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海空远程巡逻和反潜能力、海洋信息融合能力等。^[1]

此外，谋取更大军火利益也是美国密切与印度安全合作的主要驱动力。众所周知，印度武装部队高达 138 万人，是全球军火市场的重要买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7—2021 年，印度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武器进口国；2018—2021 年购买军火高达 124 亿美元。源于冷战期间形成的密切安全合作关系，印度三军主战装备仍然以俄制武器为主。例如，印度陆军装备 T-72、T-90 系列俄制主战坦克以及米-24、米-35 系列武装直升机；印度空军装备 260 余架苏-30MKI 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约 60 架米格-29 战斗机；印度海军唯一处于战斗状态的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INS Vikramaditya）源于前苏联时代，系基辅级航空母舰 4 号舰，后转移给印度海军并由后者付钱进行改装。美国军火巨头急于抢夺印度军火市场这一大蛋糕，持续向印推销三军主战装备，逐渐蚕食俄罗斯的市场份额，并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进口来源国。^[2]印度“The Print”网站文章指出，与上一个 5 年相比，2017—2021 年，印度引进的俄制武器减少了 47%。^[3]

[1] “Strengthening Delhi’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the Indian Ocean,”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strengthening-delhis-strategic-partnerships-in-the-indian-ocean>.

[2] “India was world’s second-largest arms importer in 2015-19: Report,”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arms-imports-from-russia-decreased-in-2015-19-due-to-drop-in-india-sales-report-11583772984894.html>.

[3] 《SIPRI：美国仍是全球头号军火出口国》，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2-03/24/content_KPbVKTBPn.html。

三、产生深远影响

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对于全球主要大国力量对比和地缘格局变动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在全球层面，刺激和调动全球范围的大国权力博弈。当今世界，冷战思维、集团政治抬头。一些国家力图扩大军事同盟谋求绝对安全，胁迫它国选边站队，制造阵营对抗。印度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势头向好、人口规模庞大等因素成为各方重点拉拢的“香饽饽”。作为唯一同时参加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和“中俄印合作”机制的成员，印度游移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个方向之间。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坎瓦尔·希巴（Kanwal Sibal）认为，中俄印合作的初衷是避免出现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体系。^[1]印度著名政治学者马哈帕特拉（Debidatta Mahapatra）也认为，中俄印是多极化世界秩序的三根主要支柱，三国合作可以在国际政治体系变革中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2]然而，随着“印太战略”深入推进以及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关系的持续密切，印度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上出现了明显偏离，越来越偏向后者，这从“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和“中俄印合作”机制高层会晤频率和具体成果可见一斑。在会晤频率上，自2021年3月召开首次首脑峰会以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共举行了4轮首脑峰会；“中俄印合作”机制的活动频率则比较低，最近一次三边领导人会晤是在2018年11月。在具体成果上，“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现已

[1] Kanwal Sibal, “Russia, India and China: The triangle that matters,” <https://www.dailymail.co.uk/indiahome/indianews/article-5169025/Russia-India-China-triangle-matters.html>.

[2] Debidatta Aurobinda Mahapatra, “Prospects for the Russia-India-China strategic triangle,” https://www.rbth.com/opinion/2013/02/11/prospects_for_the_russia-india-china_strategic_triangle_22193.

形成六大工作组，覆盖新冠疫情应对和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空间、太空以及基础设施等，并在新兴技术、气候、网络空间、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实质性合作成果。

印度著名战略学者拉贾·莫汉（C. Raja Mohan）认为，美国政府以“印太”取代亚太概念，其核心在于强调印度在重塑地区秩序方面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严重冲击和动摇了印度“与西方保持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这一外交传统。他认为，“印太战略”本身就与“中俄印合作”相抵触。对俄而言，俄罗斯启动中俄印合作的初衷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维持其在欧亚大陆的伙伴关系，同时认为中印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可以帮助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中印关系持续面临边界问题的挑战，而中俄则保持密切战略合作，且都对印度与美国走近保持警惕。对印度而言，其在国际和地区层面都追求多极化目标。“中俄印合作”机制有利于确保世界的多极化，而“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等则能够确保印太地区的多极化，因此印度将在“印太海洋”和欧亚大陆两个方向上同步密切伙伴关系。^[1]2022年8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阐述“印度的印太观”时表示，全球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公平和民主的权力和资源分配。为此，世界必须更加多极化，而多极世界必然首先以多极亚洲为中心。^[2]就国力和影响力而言，印度虽不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关键操盘手，但有望成为“权重最大的砝码”，其在上述两大战略方向的游离和偏移事关全球主要权力中心的力量变动和格局调整。

其次，在地区层面，导致南亚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刺激南亚安全形势紧张。如上文所述，印度在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之间游离，且各方均不遗

[1] C. Raja Mohan, “Remapping India’s geopolitics,” http://www.india-seminar.com/2018/701/701_c_raja_mohan.htm.

[2] “Addres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Dr. S. Jaishankar at the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on India’s Vision of the Indo-Pacific,”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5641/Address+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Dr+S+Jaishankar+at+the+Chulalongkorn+University+on+Indias+Vision+of+the+IndoPacific>.

余力地拉拢，导致印度处于空前利好的国际环境，刺激其外交自信心不断膨胀。与此同时，执政党印人党秉持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联邦和地方选举中连选连胜，对于全国控制力空前强大，经济增长也在新兴经济体中颇为亮眼，这导致其政治自信心上升。在上述双重自信的加持下，印度当局在包括南亚周边在内的对外交往中采取了明显有别于以往政府的激进做法，信奉“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尤其是，在美西方国家的袒护下，印度在处理与老对手巴基斯坦的关系时表现出明显的冒险和投机性，近年来不仅屡次对巴基斯坦发动所谓“外科手术式打击”，引发两军关系高度紧张，甚至爆发编队规模的空战，还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频繁就克什米尔、恐怖主义等问题向巴基斯坦施压，对巴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和重大关切置之不理，加剧了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

此外，随着与美西方国家关系的持续密切、国际环境持续向好，印度自视其国际地位已相当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时代的中国，认定“随着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紧张，中国需要稳定对印关系，因此有求于印度”，于是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投机心态明显，在漫天要价无果之后又刺激其采取更强势甚至咄咄逼人的政策。例如，印度已经重新将中印关系正常化与最终解决边界问题的进展挂钩，并坚持将澄清实际控制线作为边界谈判的第一步等。

四、面临不少挑战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政府推动“印太战略”进程难以出现重大逆转，美西方国家对印度的重视和拉拢也就不会弱化乃至停止。印度也乐见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头号地缘政治挑战”，对于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拉拢欣然接受乃至积极迎合，通过在不同议题上的差异化表态从美西方国家获取实质性利好，并以美西方的重视和拉拢为筹码，企图从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处寻求更大利益甚至让步。由此可见，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合作的大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也要指出，印与美西方合作虽有强大

动力，但绝非一帆风顺和理所当然的，仍将持续面临诸多挑战和掣肘。

首先，乌克兰危机暴露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合作的“成色”不足。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多次在联合国发起要求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案，但印度都投了弃权票。印度战略界认为，俄乌冲突存在复杂的历史经纬和背景，牵扯沙皇俄国、前苏联等多个历史阶段，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过于简单化，并对俄罗斯担忧北约东扩威胁其安全表示某种理解。与此同时，印度呼吁尽快寻求谈判解决途径以结束冲突。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2 年多次会面和通电话，强调“如今不再是战争的时代”，应“尽快结束冲突和暴力行动，以外交和对话解决问题”，呼吁“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立即展开真诚的对话”。^[1]莫迪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称“对乌克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遗憾。除了谴责和孤立之外，美国还联合盟友对俄罗斯进行涵盖经贸、金融、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全方位制裁，但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之，扩大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力度。截止 2022 年 10 月，俄罗斯已成为印度第一大石油供应商，其占印度进口石油比例从 2021—2022 财年的 0.2% 飙升到 2022 年 10 月的 22%，超过了传统石油来源国伊拉克（20.5%）和沙特（16%）。^[2]11 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俄罗斯时明确表示，“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有权在国际市场寻求性价比最优的能源供应。只要对自身有利，印度将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3]除了能源之外，印度还不顾美国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引进 S-400 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

[1] “‘Not an era for war,’ says Modi. Putin tells him Russia will ‘do its best to stop’ Ukraine war,” <https://theprint.in/diplomacy/not-an-era-for-war-says-modi-putin-tells-him-russia-will-do-its-best-to-stop-ukraine-war/1131400/>.

[2] “Russia becomes India’s top oil supplier in October,”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russia-becomes-indias-top-oil-supplier-in-october/article66103845.ece>.

[3] “‘India has a substantial, time-teste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says Jaishankar in Moscow,” <https://theprint.in/diplomacy/india-has-a-substantial-time-tested-relationship-with-russia-says-jaishankar-in-moscow/1204953/>.

其次，印度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采取迥异于西方的“中立”立场，既有其战略自主惯性使然，又有诸多现实利益考虑。一方面，印度坚持所谓“战略自主”。印度在不同问题上依据自身利益决定与该国亲疏远近，在积极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同时，竭力避免因发展印美关系而过分影响印俄关系，确保自身回旋空间，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印度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印度高度重视俄罗斯地位。在冷战期间，印苏就存在特殊关系，签署过类似军事同盟条约的《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冷战结束后，印俄延续了战略合作关系，两国间不存在重大现实利益冲突，彼此支持各自对外诉求和主张。印度就乌克兰危机的表态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俄罗斯未来继续支持印度的核心诉求。同时，这也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因为印度的军事装备相当依赖俄罗斯，而购买俄罗斯石油有利于降低印度国内通胀水平。然而，印度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固执己见”则让美西方国家非常无奈甚至不满。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Donald Lu）公开对印度表示失望。美国总统拜登亦罕见公开表达对印度的不满，称其“在对俄罗斯态度方面表现很不稳定”，相较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是个例外”。^[1]

第三，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印太战略”核心机制的定位和功能上存在重大分歧。“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可谓美国落实“印太战略”的最关键平台，承担了“印太战略”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安全合作内容。印度虽然积极加入和推进“四边安全对话”的高层会晤和实质性合作，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仍有重大分歧。2020年5月，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表示，“截至目前，我并不了解‘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定位和任务。而只有明确了自我定位以及主要任务，人们才能了解该机制会产生什么影响。”^[2]印度外长苏杰生曾就该机制表态称，“有关‘四

[1] “Biden says India ‘shaky’ in acting against old Cold War ally Russia,”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says-india-somewhat-shaky-russia-over-ukraine-2022-03-22/>.

[2] Jeff M. Smith, “The Quad 2.0: A Foundat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15.

边安全合作’机制必须时刻通过政治表态或者进一步军事化来展示存在感、现阶段四国海军合作力度不够等说法都是对该机制的错误理解。从本质上讲，该机制是存在共同诉求的国家之间外交磋商及协调的论坛。四国并不能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共识，但仍拥有相当程度的共同立场。该机制是很好的机制，推动四国之间的双边、三边和多边关系向好发展。”^[1]由此可见，印度当局和战略界对于“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仍然存在疑惑不清的情况，而外交主官则将其定位为“外交磋商及协调论坛”。相比而言，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显然不满足于苏杰生的这一定位，而是希望将“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建成具有军事行动力、负有条约义务的准军事同盟，即“亚洲版北约”。例如，美国南亚问题专家马丹（Tanvi Madan）对该机制的定位是“美国领导下、由民主国家组成、旨在遏制中国的安全同盟”。^[2]

“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落实“印太战略”经济内涵的关键平台。该框架启动于2022年5月，系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加强与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举措。同年9月，该框架成员国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印度是唯一没有签署该框架四大支柱之一——贸易谈判协议的成员。据媒体披露，该框架在启动之初就没有提供美国市场准入、关税减免等优惠条款，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该框架贸易安排争取其商品和服务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此外，该框架贸易谈判还将环境、劳工等条款与贸易相挂钩。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Piyush Goyal）对此表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低价、可负担的能源以支撑经济发展。在该问题上一味苛求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歧视”。^[3]笔者认为，印度拒绝加入该框架贸易谈判再次暴露了印美在“印太战略”问题上不可避免的矛盾与分歧：为了拉帮结伙搞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美国

[1] Jeff M. Smith, “The Quad 2.0: A Foundat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16.

[2] Ibid., p.15.

[3] 王世达：《印度拒绝被美国硬拉上船》，载《环球时报》2022年9月13日。

设计出一系列平台和机制拉拢别国加入，以实现“分担战略成本”，但同时却不愿在关税减免、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质性让利，可谓“让牛干活，但不让牛吃草”。成员国在逐渐发现该框架无助于本国经贸发展后，还能有多大热情实质性参与值得商榷。

结 语

在美国持续推动下，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在“印太战略”问题上达成较高程度的战略共识，加之彼此安全 and 经济利益的需要，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政治上持续密切战略协作，经济上拓展经贸投资、产业链以及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安全上持续增强双边和多边实质性合作，并出现连点成面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落实“印太战略”势头不会逆转，对印度的重视和拉拢也不会停止，印度与美西方国家合作的大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也要看到，这一合作也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合作的“成色”明显不足。此外，双方围绕“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印太战略”核心平台定位和功能存在分歧，这将持续掣肘双方关系的维系和深入发展。

【收稿日期：2023-01-18】

（责任编辑：邢嫣）